

氣氛美學的新視野

評介伯梅〈氣氛作為新美學的基本概念〉

●何乏筆

日常生活裡美學工作無所不在，從室內設計到都市規畫、從櫥窗陳列到背景音樂、從自我創造到政治表演、從化粧造型到廣告

行銷、從平面設計到工業設計。種種美學工作顯然超出了藝術工作的範圍。美學成了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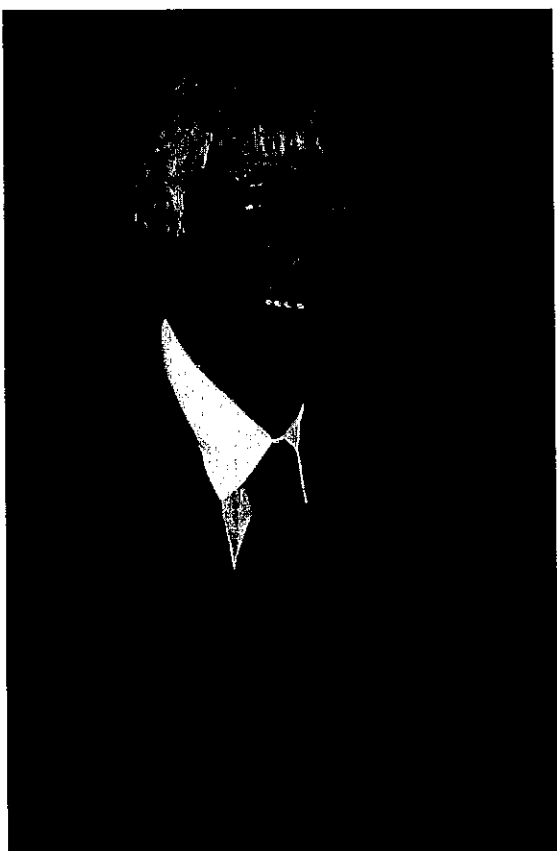
所不在的力量，也成為無所不在的權力，天天滲透我們的想像、傳入我們的感官。

新美學

氣氛概念的引入則為美學理論展開了新的視野。伯梅 (Gernot Böhme) 以氣氛為核心的「新美學」積極地回應美學在當代生活中的重要角色。面對生活的美學化及美學的普遍化的廣泛現象，伯梅知覺到哲學的美學理論因某些結構上的局限而缺乏分

析這些現象的語言能力。由現象學的角度來看，氣氛為日常生活及日常語言中不可或缺或現成的現實，但氣氛美學不僅要把這些現象當成思考對象，更要蘊含深刻的問題意識：在經濟與政治的領域中，各種營造氣氛的美學工作透過各種媒體來發揮權力。

以藝術品的欣賞與批評為中心的美學，則無法深入探討美學的權力作用。因此，氣氛美學的雙重目標在於推廣關於營造氣氛的工作及美學權力的知識以抵禦它的引誘，另一方面也使人與氣氛自由的、遊戲的相處，即是使氣氛的營造成為某種具有



伯梅以氣氛為核心建構「新美學」。

批判潛力的生活技藝之重要內容，並連接到能抵禦各種文化操縱的美學修養。

本體論

面對生活的美學化時，以藝術品的欣賞與批評為核心的傳統美學理論便無法應付氣氛現象及營造氣氛的各種美學工作，因此美學的轉化乃成為問題。描繪「新美學」的輪廓時，伯梅從本體論切入，而對二元

氣氛作為現代生

活美學不可或缺的因素，而政治宣傳或商品行銷若要觸及到個人生命的深處（慾望、情感、想像、思考）則必須透過氣氛的操作以為媒介，因此商品美學和政治美學乃為分析美學權力的主要對象。伯梅試圖將法蘭克福學派批判理論的「文化工業」批判，轉化成「美學經濟的批判」，因而關注美學化的歷史過程與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關係。但因為他不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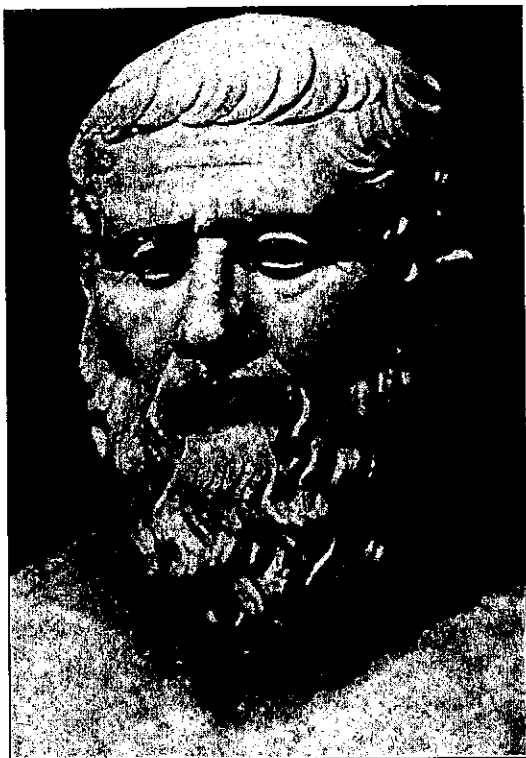
受阿多諾和霍克海默的批判標準（即是「教養市民」的品味及脫離大眾文化的前衛藝術），則必須說明氣氛美學的解放作用。從〈氣氛作為新美學的基本概念〉中也可稍見氣氛美學的規範向度，而在伯梅其他著作（尤其是關於自然美學的著作中）中乃提供更清楚且豐富的解說。

為了探索氣氛美學權力面和自由面間的辯證關係，伯梅乃從身體哲學的本體論切入，經自然美學的探討來展開氣氛美學的批判潛能。因此，〈氣氛作為新美學的基本概念〉的價值，在於開拓美學理論及廣泛的文化研究的新遠景，而連接身體美學、自然美學與社會美學三層面。除了在美學理論上別開生面的價值外，氣氛美學另有跨文化研究的潛力。

體的共同實存。

為什麼伯梅所謂的傳統美學（即在十八、十九世紀的歐洲所建立的古典美學）幾乎完全忽略氣氛的現象？他認為傳統西方哲學自希臘古典哲學所建立的思維模

架構提出獨特的批評。他認為，若「氣氛」要成為美學的核心概念，處理氣氛與本體論的關係是必要的，因為氣氛處於非常特殊的位置，就是主體與客體之間的「間位置」（Zwischenstellung），也就是主體與客



柏拉圖將世界劃分為「外在世界」與「內在世界」的本體論述已逐漸完成。

式，不適合認知並且討論這一些現象。在二元論的知覺模式的發展中，哲學恰好排除了所有主客二分「之間」的現象。由此以來，哲學也難以處理「氣氛」此一模糊地帶。但若知覺到生活中的美學力量和權力，使氣氛成為概念，甚至以此為「氣能美學」的重要面向，則不得不從哲學的深層分析入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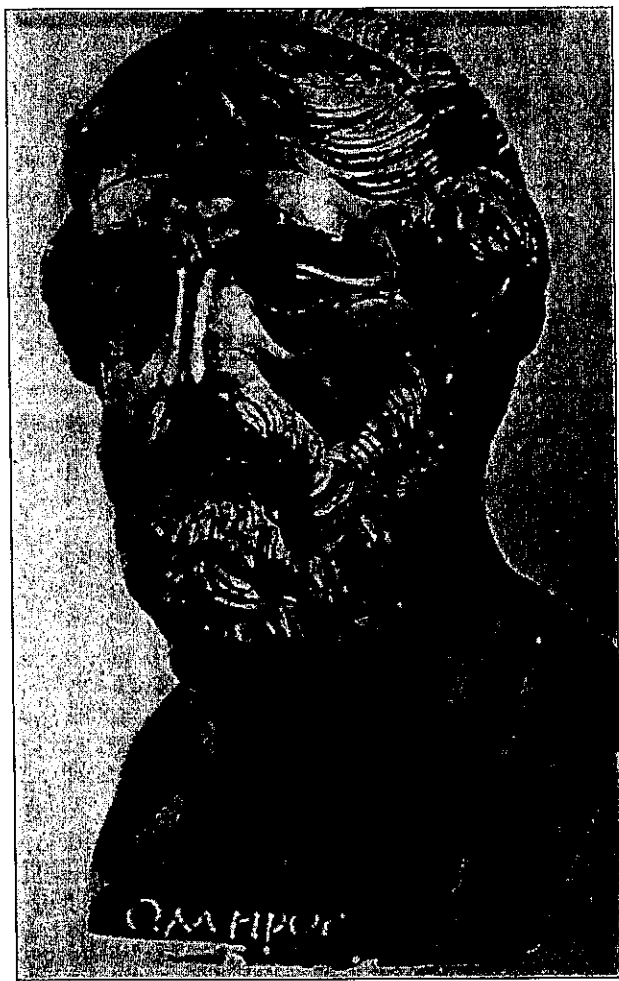
伯梅論氣氛以海爾曼·施密茨(Hermann Schnitz)的身體現象學為基礎。當施密茨解釋氣氛為「抓住人的情感力量」，氣氛則涉及到對「情感」的系譜學。從當代歐陸哲學強力追索後二元的理論架構出發，施密茨深入古希臘文獻中情感論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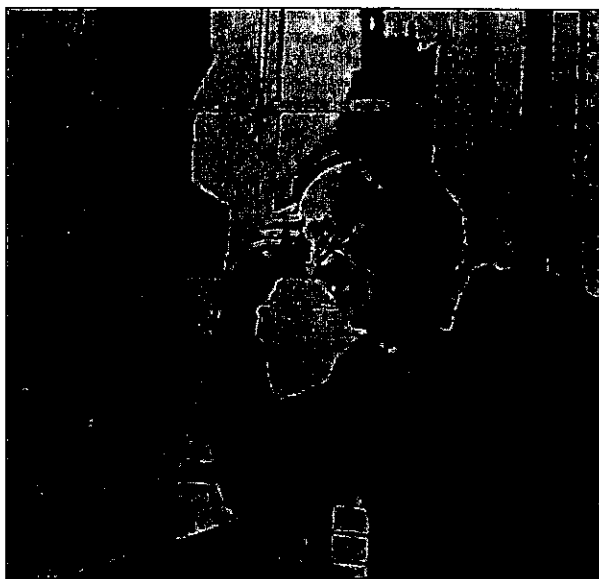
為「外在世界」與「內在世界」的本體論述已逐漸完成。但在荷馬的《伊利亞德》，可以發現人類較原始的自我觀。根據施密茨的分析，《伊利

亞德》中情感尚未被視為主觀心靈狀態，而理解為抓住和震動整個「身體」的力量。在《伊利亞德》人們通常把衝動視為無法抗拒的外來的力量，也就是諸神的力量。氣氛概念的構成由當代哲學對於自然科學及理性主體的批判出發，而透過對古希臘文獻的研究，施密茨確認氣氛作為情感力量或客觀的情感。

在荷馬的《伊利亞德》中可以發現人類較原始的自我觀。

換言之，施密茨分析古希臘多神論，使氣氛概念走出一神論的影子，但同時給予「神」俗化的、美學的詮釋。伯梅強調美學理論從十八世紀以來的「崇高」說（崇高尤





李歐塔（上）重新探討康德的「崇高」說。班雅明（下）提出「光韻」說。



其是康德美學理論的重要概念，而幾年前法國哲學家李歐塔（Jean-Francois Lyotard）重新加以探討，到了班雅明（Walter Benjamin）的「光韻」說，氣氛只有一種，也就是超越的、神聖的氣氛（從氣氛論的角度可以分析基督教教堂如何使人感受到「上帝在場」的氣氛）。班雅明確用氣氛來說明光韻，（參閱其〈小攝影史〉）但他所謂光韻如同尼采的上帝是可以衰竭的。班雅明的

名著〈機械複製時代的藝術作品〉影響伯梅甚鉅，因為此文連接氣氛與文化批判，在他看來，氣氛不可能摧毀、排除。伯梅對光韻說提出身體現象學的詮釋，透過光韻的經驗來探討氣氛與身體哲學的關係。在這點上，伯梅使施密茨與班雅明、身體現象與批判理論會合，而兩者之間的張力確實構成其氣氛概念的內在力量。

施密茨的身體哲學連接身體與氣氛兩

模糊的對象。氣氛是模糊的，是一種「間現象」，因為快樂的或沉悶的氣氛是「內在」的，可主觀地感受到的情感，但同時也是「外在」的，可客觀地感染許多人的情境。

為展開「氣氛」作為一哲學概念，必須超出主客二分。就主體方面而言，身體論述引起相當徹底的轉化。主體不再立基於某種二元論的等級架構之上，即是不再將主體建立在心靈或精神的優越地位。二元論架構為

者，將之視為具有空間性格的「間現象」（就施密茨而言，身體的本體位置在於形體與精神之間），氣氛與身體在「情感空間」中會合。情感空間的說法聽起來矛盾，因為一般認為空間是外在的，情感是內在的，身體現象學的氣氛論述則挑戰這種內外、主客二分。伯梅的氣氛美學試圖建立清楚的氣氛概念，就是清楚地討論

自然美學

伯梅認為美學工作營造氣氛的各種技術與知識是極其普遍的，因此將美學理論從

藝術理論轉化成美學工作的理論。但到目前為止，有關美學工作者的知識屬於實踐

的知識，而不是理論化的知識。為創造重視廣泛美學工作的新美學，則必須使這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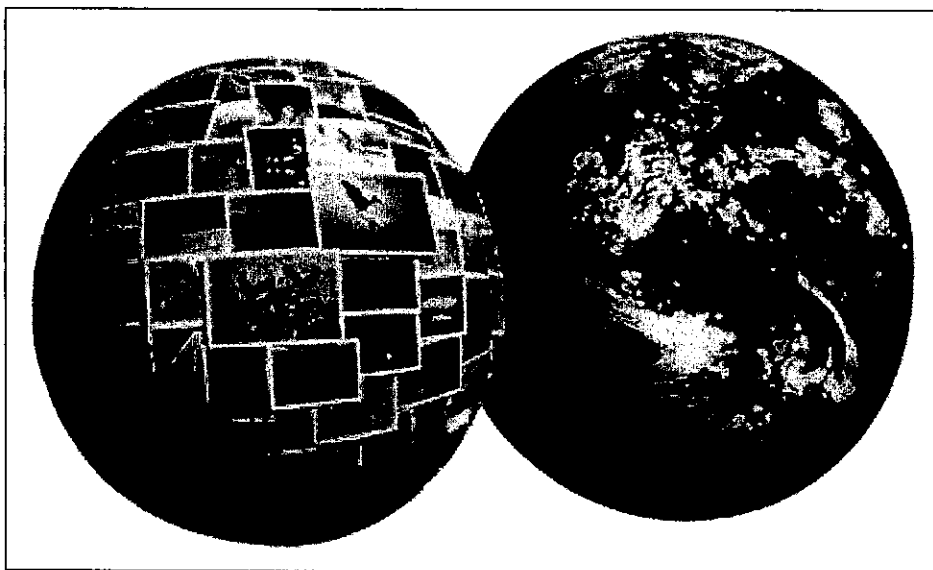
氣氛是模糊的，是一種「間現象」。

三元架構取代：形體、身體、精神，而具有空間性的「身體」為此架構的核心概念。身

體化的主體在感受自身的同時也感受到所置身的环境，因而身體與氣氛這兩種「間現象」

能夠在共同的本體層面會通。除了主體／身體方面外，具有物理學背景的伯梅在客體方面試圖進行類似的反省工作。他指出，氣氛概念的發展不僅要超出精神主體的局限，同時也必須突破西方主流「物的本體論」。就此伯梅提及德國神秘傳統中保留的另類物體說。在古典物體論中，物的形式使物往內包圍出容積，而向外畫出界限。但就伯梅而言，物的形式也向外發生作用。形式好像向周圍環境輻射著，使物周圍的空間充滿種種張力和動態。在此另類物體論的背景中，可以進一步界定氣氛的意涵。氣氛是一種空間，也就是受物和人「在場」及其「外射作用」所「薰染」的空間。由此看來，氣氛不是獨立飄動在空中，反而是從物或人及兩者的各種組合生發開來而形成的。伯梅認為，反省物的本體論將給予美學理論新的發展空間，因為美學工作的目標並非要賦予物某種特性（如形式和色彩），而是讓物向外發射，並使人有所感受某物的「在場」。





一九七〇年代全球環保問題出現之後，自然哲學與自然美學才廣受重視。

隱關的知識 (tacit knowledge) 變成清晰的知識。〈氣氛作為新美學的基本概念〉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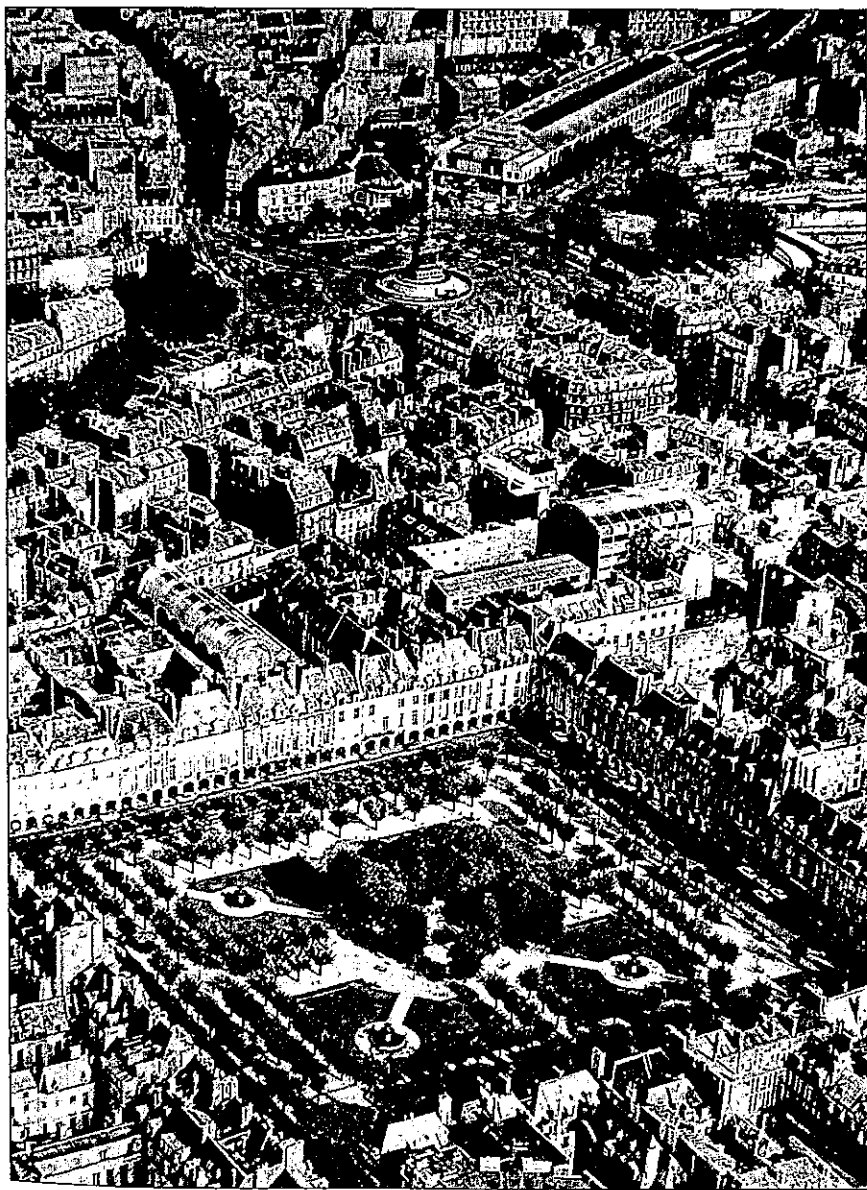
伯梅(G.Böhme)與氣氛美學

文首先舉兩種與自然美學相關的例子——園藝與文學對自然的描述——來闡釋氣氛的營造。因為從這篇文章難以看出自然美

學對氣氛美學的重要性，所以在此稍作補充說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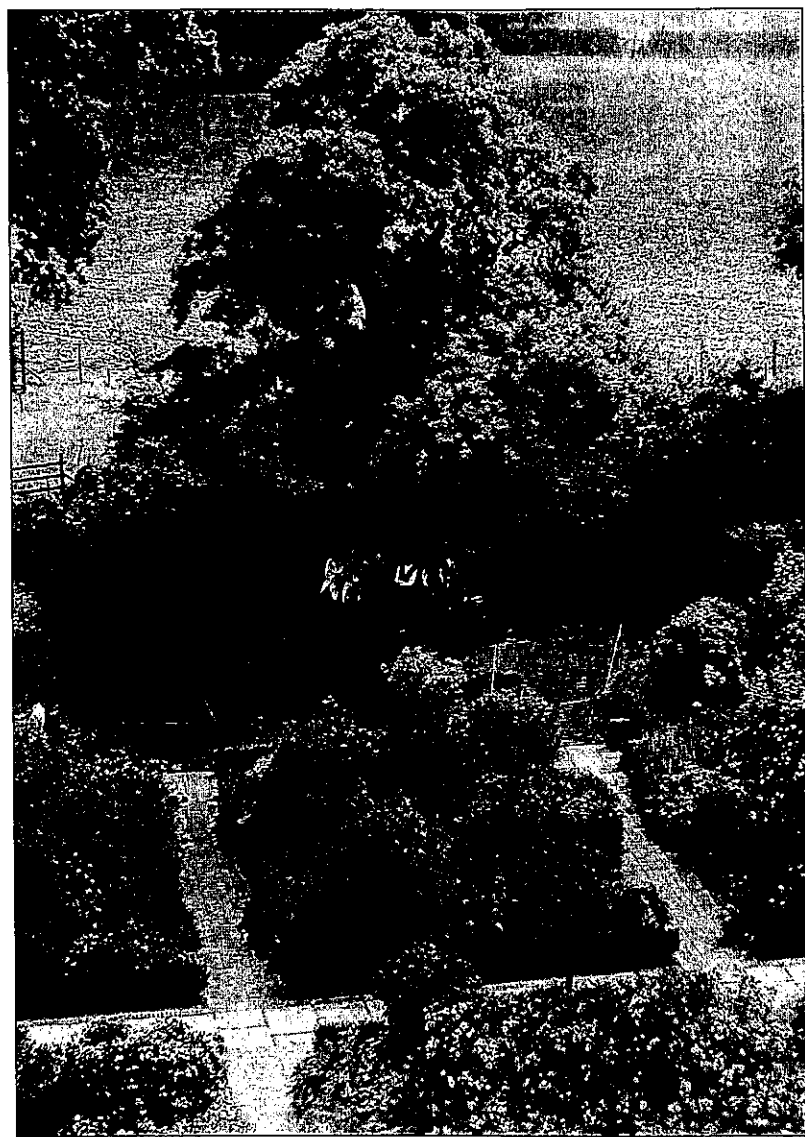
伯梅的自然美學是由生態學問題切入，

法國為理性主義的大本營，花園亦充滿人為的幾何圖形。





英國園林（下）受中國文人園林（上）影響。



但不同於一般生態學僅止於技術的、科學的了解，而忽略了人的感受，伯梅試圖展開包含自然美學的生態學，俾能真正面對環保問題，因而把自然美學看成爲自然哲學的一部份。在浪漫主義的影響下，十九世紀的德國哲學曾經嘗試對抗自然科學壟斷自然論述的趨勢，但要等到一九七〇年代全球環保問題

爆發後，自然哲學及自然美學才受到較廣泛的重視；生態問題涉及到每一個人的生活品質，甚至決定整個人類的生存。此問題顯然不能全憑靠自然科學得以解決，因此伯梅試圖重新發展出自然哲學。

伯梅的自然哲學可分爲兩層次，即人與自然身體及人與自然環境的關係。從身體層

面來看，人對於身體的各種控制只是人對自身的自然身體的控制（例如以藥物或手術強迫影響身體）。伯梅要提出另一種自然觀，可以取代／對抗這種自我控制／自然控制、自我征服／自然征服的自然觀。

就環境層面來看，伯梅喜歡舉園林爲例子。園林代表「人化的自然」。此觀點的確

避免對自然的美學鄉愁（伯梅深刻意識到「自然」也已經進入了機械複製的時代），也避免自然與技術的對立，但同時確認美學可以促成與自然的另類關係。為了說明這一點，伯梅比較現代歐洲的英國與法國兩大園藝系統。法國為理性主義的大本營，如同理性對感性的控制，花園亦充滿著人的修剪行為，樹木花草都是對稱的、幾何的，這展現了法國啟蒙之崇拜幾何學、數學理論，這種情況與科學化的自然觀最為接近。伯梅認為，法國園林不是用以欣賞的，而是思想性的。在此，人與自然二者之間的緊張關係無法包容「自然」自己的生發。

英國園林及其園藝理論受到中國文人園

社會批判

除了本體／身體論和自然哲學的意涵外，氣氛概念也涉及到批判理論的美學論述。為說明伯梅所謂氣氛的批判，必須簡單地回顧批判理論的美學思想。法蘭克福學派批判理論到了哈伯瑪斯（Jürgen Habermas），明顯的忽略了美學，他本人並無與美學相關的著作。批判理論第一代的

林的影響與啟發，這種園林在十八世紀視為繪畫藝術的一部份，以為繪畫對於對象的態度和造景的態度是類似的。從十八世紀的園藝理論可以看出其應用材料的細緻知識，例如，如何運用哪一種樹、哪一種石頭或水流來營造出哪一種自然氣氛。這就好像導演編劇一般的工作，所以當時也出現關於戲劇與園林的比較。造景者很清楚當人進入園林之時如何引起特定的感受。

藉由英、法兩國藝模型特質的對比可以發現，歐洲自然美學一方面有「英國的」浪漫傾向，另外也有「法國的」科學傾向。伯梅把英國園林稱作順著自然的藝術（Kunst mit Natur），不僅維修工作較少，在設計之

初即要預想樹木長成之後的意境，所以甫建立的英國園林需要二、三十年的時間才能展現成型的美貌，因此氣氛的營造也必須考慮到人與自然長期互動所累積的經驗。

伯梅為到達自然美學的內涵相應氣氛美學的目的，主張培養另一種生活態度，也就是使人與自由的、遊戲的氣氛相處成為可能。創造新的自然觀（不管是身體層面或環境層面）便要創造出可以「讓」自然發生的條件：換句話說，創造出能夠允許實行無為與有為、顯明與隱幽、理性與感性之間的平等辯證的修養態度。

學者如班雅明、阿多諾（Theodor W. Adorno）或馬庫色（Herbert Marcuse），反而都相當重視美學。班雅明發展出獨特的美學理論，關於文學批評的著作也很多。阿多諾本來是作曲家，他的美學包含古典及新音樂的哲學，也深入的探討文學。馬庫色在一九六〇年代學生運動時重新把政

治與美學聯繫起來，提出批判的生命美學，其核心為「新感性」（new sensibility）的概念。馬庫色認為，到了六〇年代美學已成為了社會的、政治的批判力量，甚至變成了對抗資本主義的重要因素。

哈伯瑪斯一貫反對任何有生命主義傾向的哲學，也反對心理分析的能論或有美



法蘭克福學派的批判理論到了哈伯瑪斯明顯忽略了美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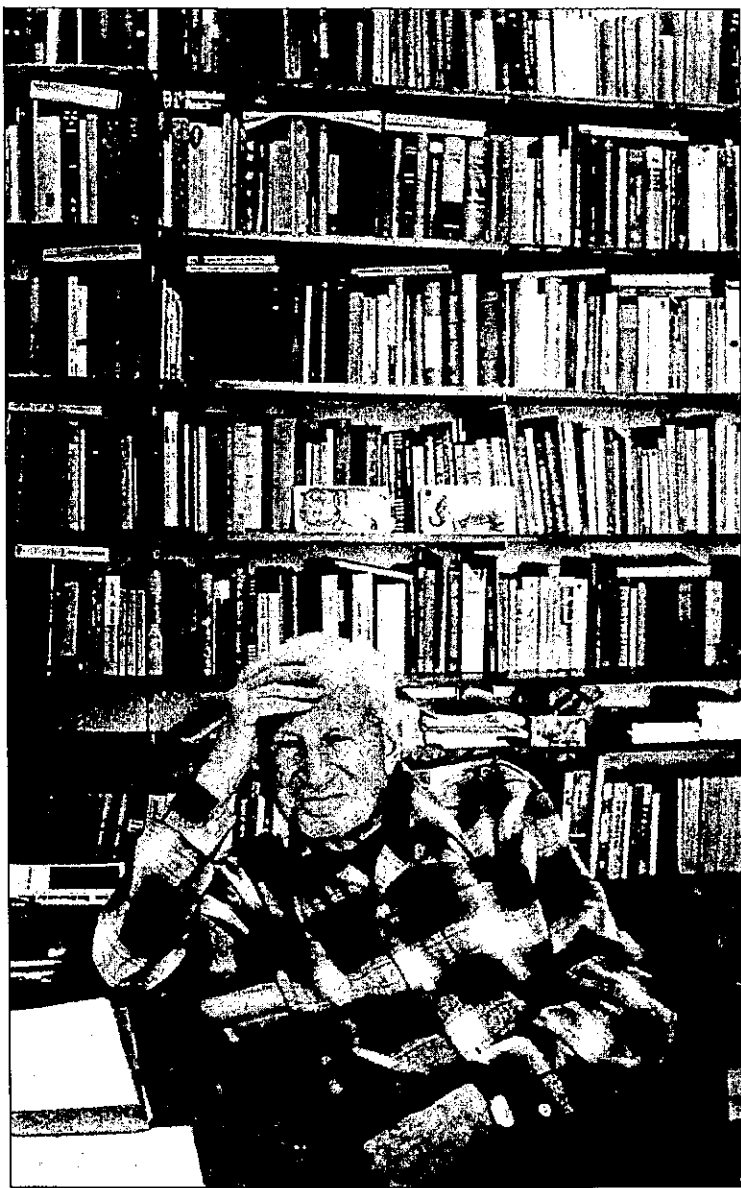
學意味的身體論，批評馬庫色（及對法國的後結構學者）因此不難理解。但法蘭克福學派第一代和第二代、三代學者在美學上產生的分歧還有另一種原因，就是對於「文化工業」的看法。此分歧可追溯到阿多諾和班雅明之間的辯論。此辯論涉及美學與政治關係的問題。在德國作家布萊希特（Berold Brecht）的影響下，班雅明寫了著名的〈機械複製時代的藝術作品〉一文。布萊希特當時試圖透過戲劇來催化政治革命。班雅明對於技術的、無光韻的藝術品（尤其是具大眾文化潛力的電影）抱著類似的希望。但阿多諾對此觀點提出批評，認為班雅明對科技藝術及大眾文化的政治潛力太過樂觀，而且對前衛藝術下了不恰當的判斷（可參閱阿多諾與班雅明一九三六

年的通信）。

在一九四〇年代阿多諾在與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合寫的《啓蒙的辯證》中發展出文化工業的理論。此一論述厲批評大眾文化，認為大眾文化如果不是與資本主義相結合，就是與法西斯主義相結合。批判理論新一代的學者無法接受此觀點，以為阿多諾的文化工業批評，是基於

某種精英文化及前衛藝術的立場。對他們而言，搖滾及爵士乃是伴隨他們成長過程的音樂，這些音樂是自由且有強烈批判力的，具有可打破社會僵化現象的力量。此外他們亦認為，大眾媒體在現代民主政治的環境之下，也有其積極的一面。由此看來，整個早期批判理論的美學論述便是過時的，也因此通常受到批判理論第二代的學者所輕視。

馬庫色在一九六〇年代學生運動時，把政治與美學聯繫起來，提出生命美學。





布萊希特試圖透過戲劇來催化政治革命。

伯梅則希望能延接著班雅明和阿多諾的美學理論，以面對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自一九五〇年以來所出現的廣泛現象，即資本主義的美學化或「美學經濟」的興起。因此，伯梅的美學理論代表批判理論在哈伯瑪斯及其弟子的理論脈絡外的獨立發展。美學經濟是指資本主義的新運轉模式，除了非常著重設計和廣告而利用各種美學工作外，還在個人層面上重視創造性

而推崇自我表現和自我創造的人格理想。由傳統馬克思主義來看，此發展難以理解，因為資本主義的剝削技巧不再僅是從外在來剝削，更是透過各種欲望和想像來「開發」人的種種生命資源。伯梅已初步地發展出能夠反省這種生命美學的理論。就社會批判而言，「美學權力」乃是氣氛美學最重要的概念。

營造氣氛的知識在各種各樣的美學工作中已廣泛流傳，而且已經非常專業化。伯梅認為，這種知識包含著重大的權力，但此權力避免暴力，而完全是以柔軟的姿態出現，也因此難以抓住、難以批評，難以對抗。政治、經濟、宗教團體等都加以利用，由此產生氣氛美學的批判任務。人能否對抗美學權力歸結於對此現象的體會與意識。因此伯梅強調，如果美學理論可以透過對氣氛的反省，讓人知道這無所不在的影響與力量隱微地瀰漫著人與人、人與物、人與環境、人與自然的關係，至少不會再盲目的接受或投入這種影響之中，而更容易能發展出「自由的」營造氣氛之生命技藝。

阿多諾（上）與霍克海默（下）合寫《啓蒙的辯證》，發展文化工業理論。

